

藏原当代文学典藏·小说卷

蝶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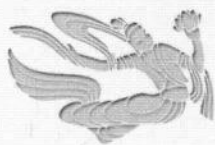
尔雅 著

DIELUAN



读者出版集团
DUZHE CHUBAN JITUAN
敦煌文艺出版社

陇 原 当 代 文 学 典 藏 · 小 说 卷



蝶 乱

尔 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蝶乱 / 尔雅著. -- 2版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1. 11
(陇原当代文学典藏. 小说卷)
ISBN 978-7-80587-962-8

I. ①蝶… II. ①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40435号

蝶 乱

(陇原当代文学典藏·小说卷)

尔 雅 著

丛书编辑: 王忠民 张国强

责任编辑: 侯君莉

装帧设计: 石 璞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精一印刷 (深圳) 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6 字数 250 千

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1~1 500

ISBN 978-7-80587-962-8

定价: 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目 录

甲 乙	001
郑 智	021
老 旦	045
老 梅	067
寒子介	087
尘 埃	113
老 黑	125
庞 白	130
老 旦	143
老 梅	153
曹布亭	173
寒子介	193

甲乙

除了他一头的黑发,最初的时候,大家对他并没有很深的印象。他带着温和的微笑,与宿舍里其他的兄弟们握手,自我介绍,和大家一起到食堂吃饭,再一同到文科楼的教室里去上课。他的笔记本与大家也无甚区别,他的字还算工整,但是也说不上超凡脱俗。等到大家能够叫得出相互的名字,能够听得懂彼此的方言,他的头发在一个偶然的时刻成为大家的话题之一。那是在某个夜晚,大家上罢晚自习归来,发现甲乙洗过了头发。他坐在下铺的一个位置上,点了一根烟卷,脸上带着平和的若隐若现的微笑。在夜晚的灯光下,他的头发湿漉漉的,发出黑亮的波浪一般的光芒。而这样乌黑亮丽的头发不论给了谁,都会令他的脸庞增色不少——何况甲乙的脸型并不难看。于是大家忍不住表达了对它的赞叹之意。宿舍里有一个叫老旦的男生,坚持说甲乙肯定是用了一种很好的洗发水,要不然何以有这样的效果。但是甲乙温和地否认了。他说,我是从来不用摩丝一类的东西的。老旦不信。后者并没有掩饰他的妒忌和羡慕,假如甲乙的发质出自天然,对老旦而言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:他的头发出奇得稀疏,而且他的头发枯草一样发黄,这是明摆着的事实。

不过,即便如此,那又能怎么样呢?头发的话题仅仅是大家生活的一个很小的部分,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,没有炫耀的必要。而甲乙正是这样做的。只是有一回,甲乙说,头发的浓密程度跟性欲成正比。当时大家谈论的是性的话题,不知为何说到了头发,于是甲乙就这样说了。但是说过了也就完了,大家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,再说,甲乙本来就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这句话的。

大家都还记得一起共度第一个中秋节的情景。每个人从不同的地方汇集而来,都是远离亲人和原来的朋友,所以都把对方当成了亲密的弟兄,这个宿舍就是大家的家园,充满了温馨和甜美。但是当中秋节到来,每个人还是忍不住想起家乡的亲人,想起家乡的月亮,真是比大学里所看到的要丰满和圆润;而学校里除了放假一天,没有举办什么样的活动来满足大家的思乡之情,这就倍增各自的落寞之感。怎样才能缓和大家内心的伤感呢?甲乙



建议,宿舍中的兄弟不妨搞一个小型聚会,大家就从靠窗的位置看一看月亮吧。没有人反对这种建议,于是每人出了一点钱,选派宿舍里年龄最小的老旦去采购。不久,老旦就回来了。除了一些香烟、瓜子和榨菜之类,老旦还成功地弄到了一瓶白酒(大学里是不允许公开出售白酒的)。大家于是围桌而坐,用白酒的瓶盖当酒盅,一人一杯,轮流来饮这杯酒。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,从窗口望去,能够看见月亮上寂寞的嫦娥,勤勤恳恳的吴刚和那棵凄美的桂花树。大家逸兴思飞,举杯邀明月,很快就把一瓶酒喝尽了。话语也就突然增多了起来。甲乙看见大家的兴致增加,其间又掺进了一些凄楚的成分,便建议不妨再饮几杯,一醉方休。但是酒已经喝尽了。甲乙微微一笑,在他床底的一个箱子里取出一瓶酒来,还有两包烟,那酒是一种很多人只是听说过但是从来不曾喝过的,那烟也是如此。每个人都难免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奇。而甲乙却显得很平静,他说,这是他母亲为他准备的,本身就是请宿舍里的弟兄们品尝的。老旦说,这得多少钱哪。

甲乙说,没关系,这是我妈的朋友送的。

在思乡的心情泛滥的时刻,增加这样一瓶酒,的确是一种佳境。而且它是出人意料的好,大家竟然在准备做苦行僧、物质享受唯求果腹的大学时代遇上了。当时有些人已经有些醉意,他们平时就是饮少辄醉的人,但是这样的美酒如果不痛饮几杯,岂不是人生憾事!这酒是可以品得出它的香气的,那烟吸入口中,也是绵醇爽口,使人产生飘飘欲仙的快感。

大家终于到了醉意朦胧的地步。有一个不胜酒力的男生,因为贪杯,已经到厕所吐过两次;其他的人,脸上都是年轻的酡红色,有几个还在猜拳行令。甲乙始终很清醒,兴致也很好,他要求大家讲一些笑话来助兴。于是大部分人都讲了一至两个自认为很可笑的笑话,大多数都与性有关。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,并不十分可笑。一个刚走进大学的男生,事实上的确是没有什么很可笑的见闻的。只有在大学混到高年级,才会增长一些对于笑话的知识。而且就当时的情形来看,连不很可笑的笑话都说不了多少。于是大家要求甲乙讲几个。甲乙温和地问大家,想听哪方面的呢?大家乘着酒兴,异口同声建议说,当然是带一点颜色的。甲乙略一思索,说道,我可以给大家讲一点《金瓶梅》里的内容。

老旦不相信。他说,你看过全本的,没有删节的《金瓶梅》?

喝得很醉的男生这时也坐起来了。大家一时间连酒也顾不上喝,催促甲

乙说,那就讲一点吧,今天大家聚在一起,实在是难得的机会呀。

但是甲乙却认为,在这样的时刻,讲述色情意味浓厚的小说,是不太合适的。那样的话,有可能会偏离大家中秋赏月的主题。然后他保证说,在适当的时候,比方某个气氛较好的卧谈会上,他愿意为大家做一点较为详细的介绍。他又提议说,大家从不同的地域来,各地的中秋必定有不同的风俗,不同的趣味,不妨说一说自己所过的中秋节里最有意思的一次吧。

大家高涨起来的热情迅速消退。但是甲乙的话也是有道理的,何况谈一点自己的家乡,也是缓解思念的一种办法。每个人便说了一点家乡的习俗。然而中秋节的主题,五湖四海都是同样的,说多了就等于重复。座中有一位的回忆倒是令大家耳目一新。他说,有一年中秋节的时候,他的父亲还在广州出差;而他的父亲是很看重这个节日的,所以在中秋节那一天,坐飞机赶了回来——那一次的月饼在他的记忆里是最甜最好吃的一次。

甲乙说,他过得最有意思的一次是在森林里度过的。

甲乙说完之后,宿舍里出现了一点短暂的静寂。大家看见甲乙温和地坐在那里,他的一头黑发在月亮下发出柔和的、流动的光芒。那是一场关于越野汽车、狩猎、酒、女人和夜晚的篝火、音乐的浪漫旅行。他提到的森林在大家的印象里是一座风景区,完全可以成为大学毕业之后的旅游目标之一。所以,已经没有必要向甲乙提出什么疑问,也没有必要知道得更多了。而甲乙能够如此平静地,不带一点修饰地讲起一点他从前的生活,而且假如没有很适合的场合,他很可能不会提及,这已经足够令大家感谢他的谦和了。

之后,想象中的大学时光被轻轻打开了。在教室和图书馆抢占座位,期盼着一旁的虚空被某个漂亮的女生步入其中;因为老师的某种装扮与某种言辞而兴奋;看一些高年级的男生和女生亲密的样子,浪漫到一塌糊涂的地步。而曾经很浓厚的乡音,在热闹的大学里,很快就成了一缕飘逝的轻风,属于时尚以外的话题;只有在老乡见面,怀旧之际,才能够略有节制地使用一番。而这样的交谈竟被一声清脆婉转的声音打断了,一位窈窕的女子带着一丝天真活泼的表情,抗议说,肥肥,你们为什么要说你们的家乡话,我一点也听不懂呀。这时候叫肥肥的男生就温柔地说,好吧,我不说了。

肥肥是高年级的男生,旁边靠在他身上的女生是他的女朋友。低年级的乡邻看着他们亲密无间的样子,心中充满了羡慕之情。假如在这样的情调里还要使用家乡的词汇,那简直就有些太煞风景了。



是啊,爱情是大学的必修课。大学里怎么可以没有爱情,而甲乙的爱情似乎来得更早一些。

这是自然而然的事。试想,一个拥有一头黑发,而且风度翩翩的男生,怎么不会引起那些多愁善感的女生侧目呢?

有一天夜里,甲乙对大家说,有一件事,需要大家出一点主意。这时候夜色深沉,有些人已经入睡了。甲乙挨个把大家叫醒。甲乙说,他认识了一个外语系的女生。

她很好,而他所认识的女生中也有很好的,但是她们的好是可以说出来的,这一位的好却是没有办法说的;或许她不是他见过的女生里最漂亮的,但是她无疑是最具魅力的。他已经同她看过一场电影,他还请她喝过一回咖啡,但是由于她本身具有的一种神秘感(当然这更增加了她的吸引力),很难说得清她是否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她的名字叫姬瑶——光是名字,就足以令人无限遐思了。现在的问题在于:如何才能赢得她的芳心呢?

假如甲乙对于姬瑶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,别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就更少得可怜,有人至今连任何一个女生的手都不曾摸过,对于女人的内心还能知道多少呢?何况此时大家睡意蒙眬,关心的只是明天没有多少趣味的功课,谁还会为一桩毫不关己的爱情去绞尽脑汁?但是甲乙坚持要大家讨论一番,就仿佛姬瑶是一件时尚的商品,是大家都可以用得着的;谁要是不对它的质地和价格发表意见,他就是自私的人。老旦在醒过来之后又睡着了,甲乙便再次叫醒了他。甲乙差不多有点生他的气,他说,老旦你怎么可以这样呢?既然如此,那就胡乱地说一说吧。于是有人提议,甲乙可以在无人的时候强奸姬瑶。因为一旦女人失去了贞操,一般而言,她也就能够委身于人了。这种提议使大家有一种意外的刺激,有人还建议说,不妨先给姬瑶吃一点麻醉药,然后实施强奸,就容易得多了。

甲乙在失望之余,还有些生气,他说,对于一个你所爱的人,怎么可以产生这种粗俗的念头呢?但是,除了这种念头,大家是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的。最终的办法还是甲乙想出来的,他说,他准备和姬瑶深入地谈一次。只不过这一次他要大家配合一下,因为地点就在宿舍。除了其余的人在约会的夜晚离开宿舍之外,还需要两个弟兄负责护送姬瑶安全到达宿舍。

这没有什么问题,大家还推选了两位男生做护花使者,一位是老旦;另一位叫寒子介,正在积极地学习写诗。

那个暧昧的夜晚到来了。甲乙仔仔细细地洗漱一番。他的头发在灯光下发出光芒，其中的几缕还随意地流泻在额头的一侧——此刻的他比平日更是光彩照人，仿佛一位俄罗斯血统的体操选手。他还特意在身体上洒上一点香水，宿舍里充盈着一股迷醉而香甜的气息。之后他对着门后的一面镜子打领带，嘴里还嚼着口香糖。无论如何，他要在这个晚上向姬瑶表白心迹。他的信心就如同他衣冠楚楚的神采，充满了绚烂与潇洒。

老旦与寒子介实际上并不能算完全的护花使者，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见到姬瑶。他们的任务说起来很简单，就是到门房去买一点东西。卖东西的人兼做门房的工作，而他们的工作就是监督不让女生混进男生宿舍。但是一旦卖东西，就往往会在工作上造成疏漏——这时候女生可以趁机进入男生宿舍。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你既买了他的东西，他同时又发现了楼道里混进女生的情况——比方在只有你一个人去买，而且买的东西只是两包方便面的时候。如果有两个人同时去买，情况可能会好些。老旦和寒子介的情形就是如此。

宿舍楼的门房叫老黑。大学里的门房也许都多少带有一点精神分裂的倾向，但是大家认为老黑是这些人中最坏的一个。几乎所有的男生都领教过老黑的卑劣与粗俗。老黑的许多行为、许多语言是不能够写到纸上的，因为他们会使得纸张和语言变臭。一个教书育人的大学，竟然会有老黑这样的门房，这是很奇怪的。然而事实就是如此。算了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再描绘一下老黑吧，他在大学和大学生活里，能算什么东西呢。

老旦和寒子介很顺利地完成了甲乙布置的任务。当老黑俯身在床底下找方便面、蜡烛和香烟的时候，甲乙带着姬瑶上了楼。

那天晚上甲乙和姬瑶的约会并不像甲乙料想的那样明确；然而从甲乙的表情来看，姬瑶虽然没有接受他的求爱，但是也不至于断然地拒绝。希望还是有的，再说，延长追逐的过程，也是爱情中不能缺少的部分。当大家在比较晚的时候回到宿舍，宿舍里还飘荡着一股淡淡的香水味，甚至还有一些不甚明确的、隐约的女性身体的气味。那些打开的饮料和摊开的糖果充满了某种暗示。分享姬瑶剩余下来的果品，其味道自然与平昔绝不相同。

甲乙还饶有兴致地给大家讲了一点《金瓶梅》的内容。他说的是“潘金莲大闹葡萄架”这一回。他说在一个炎热的午后，西门庆怎样地脱光了衣服，在自家的后花园里饮酒消暑，潘金莲如何悄悄地走来，向西门庆展示她未穿内



裤的大腿。然后西门庆的兴致高涨起来,把潘金莲吊到葡萄架下面,一边吃酒一边向潘金莲的花心投掷酒枣,那潘金莲如何的饥不可耐,光鲜的裸体怎么扭动。之后西门庆抛开这位老婆,索性睡了一觉。醒来之后,看见潘金莲还吊在树下,于是大步向前,用种种不同的姿势和潘金莲尽鱼水之欢。西门庆怎样怎样,潘金莲怎样怎样。直到后来,这潘金莲竟然昏厥过去,到这时西门庆方才作罢。

不知道甲乙为什么在那样的夜晚给大家介绍《金瓶梅》。他和姬瑶有过美妙的约会,然后保留了这样美妙的心情,这是肯定的。然而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与他的爱情应当属于不同的类型,类似的见解在此前此后他都提到过。但是在一个令大家异想纷纷的夜晚,甲乙提到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,就很容易引发大家的另外一种猜想。就仿佛甲乙就是西门庆,而姬瑶就是潘金莲。怎么可能呢?这样的想法对于现世的爱情是某种亵渎,问题是:大家忍不住还是这样想了。带着这样的故事,还有这个夜晚所引发的荒唐的联想,大家在深夜时分进入梦乡。或许梦中的事物,充满了粉色与迷醉的感受,是每个人都无法控制的。当老旦见了本班的某些女生连面孔都觉得陌生,更不用说能够叫得出她们的姓名,这时候甲乙已经在爱情的征途上走出了很远。他每天忙于约会,很晚的时候才回到宿舍,有几个晚上他竟然都没有回来。当大家吃完早点,准备赶往文科楼抢占座位的时候,甲乙会睡眼惺忪地对宿舍里的某一位说,假如这节课上点名的话,就请他代写一个假条吧。有些时候教写作课的副教授会给每个人布置一篇习作,内容是说一说什么样的语言才算是有韵味的语言。这位副教授批作文的风格十分严谨,批完之后要打一个分数,作为学期成绩的参考。因此这是非交不可的。宿舍里的人就会把作业的内容带回来,甲乙通常就在需要交作业的前一天,趴在宿舍里写完作业,之后托某位交上去。成绩竟然还不错。结果如此容易让大家对开写作课的副教授产生怀疑:假如这样的话,那上你的课还有什么意义呢?或者有一个因素,是由于甲乙享受了爱情的缘故。据说爱情是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起来的。

但是甲乙的爱情似乎遇到了什么挫折。他有一个时期一直没有提到姬瑶,也很少有兴趣给大家讲《金瓶梅》。大家与他谋面的机会不是很多,然而见面之后他对于大家的评论也不甚热心,有时候是显而易见的沉默。他还跟宿舍里的一位借过一些钱。甲乙从前是不大向别人借钱的,他的举动很令人

惊奇。虽然他还钱的速度很快,但是大家仍然认为这是不合情理的,要么就是他在方式上出了一些问题。有一次他让宿舍里的诗人寒子介替他写一首情诗。

寒子介的诗已经很有进步了。他的一首诗发表在某个刊物上,中文系的有些女生在读这本刊物上的一些爱情物语的时候,顺便在一个角落发现了寒子介的诗作。她们就顺便浏览了一下。她们说,诗里写了些什么呢?但是寒子介总算是有一点诗名了。甲乙要求寒子介写一首情诗给姬瑶,后者觉得很不可思议。他说,写情诗?这能起什么作用呢?

在寒子介看来,一个人到了给对方献诗表白爱情的地步,这就意味着他的爱情真的是不可救药了。只有在那些发黄的、泛起一股霉味的旧式传奇里,才会有这样古典的情节出现。

但是甲乙温和而坚定地对寒子介说,他是有这样的把握的,作为同宿舍的兄弟,拔刀相助,理所当然。

寒子介于是在一个晚上,趴在床头,苦思冥想,精心构造,写出一首婉约而热烈的情诗。这首诗其实适合献给任何一位珍惜诗歌的女生。寒子介认为这是他那个时期的代表作,是他坐上大学里头把诗人交椅的标志。甲乙把诗歌誊抄到自己的信纸上,另外又写了很长的一封信。然后一并把它们从邮局寄出。

然而有一种说法开始流传,渐渐地宿舍里的人都有所耳闻,而且这并不能断定是谣言。因为很多人都在这么讲。那就是关于姬瑶的流言。据说她是一个对肉体缺乏责任的女生,有些事情简直到了堕落的地步。许多人对她的印象是,她仿佛每天都是被不同的男生或者男人拥在怀里,从校园的马路上招摇而过。她的名声很不好。类似的话语就像一只苍蝇,飞遍了大学里人声鼎沸的宿舍、食堂和教室,甚至在一些缺乏光线的阴暗的角落里也留下了她的名声。老黑也是知道内情的人。由此推论——假定这些传闻都是事实的话——甲乙也不过是姬瑶生活中的男生之一。那么甲乙又何苦去追逐,又何苦那么认真投入呢?

想必甲乙可能知道得更多一些。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甲乙的痛苦了。他依旧很晚的时候回到宿舍,但是到了这种局面,一味沉默是很难化解全部的痛苦的。尤其是宿舍里显得那么嘈杂,大家难免会为自己的一点喜悦而津津乐道。而这样的氛围对甲乙而言,就是一种故意的挑衅,甚至是幸灾乐



祸了。宿舍里有一位叫郑智的男生,凭借自己的良好表现,那段时间被提升为学生会某一部的部长;他把这个消息给大家讲了一百遍,然后还请大家吃了几颗泡泡糖。他每天精神抖擞地出去,晚上红光满面地归来。有天晚上,他给大家讲,他准备写入党申请书了。他支着蜡烛写到半夜,甲乙推门进来,身上透出一股喝了酒的气味。之后甲乙上床躺下了。

郑智情绪热烈,文思泉涌,写了很长的字数尚未收尾,于是从床铺上下来泡方便面吃。他把勺子盆子一类的东西弄得稀里哗啦地响。本来没有什么,但是甲乙突然从床铺上坐起来了,他瞪着郑智,嘴里还带着剩余的酒气说,你干什么呢?

郑智乐呵呵地说,吃方便面。

甲乙说,你就不能安静下来吗?你不觉得你很讨厌吗?

郑智原本也没有故意要把谁吵醒的意思,这是其一;其二,郑智认为自己既然做了学生会的干部,其姿态就应该不同于往昔——因此就没有必要委曲求全,低三下四。而且他没有料到甲乙竟会说出粗俗的话来。郑智便严肃地说,我吃方便面关你什么事。

几乎是郑智的话音还停在半空的时分,甲乙就从床铺上把一个什么东西砸过去了。大家从睡梦中醒来,听到宿舍的地板上哗啦哗啦的响声。而甲乙手中似乎还握了一件东西,正准备从床铺上跳下来。大家手忙脚乱地把甲乙按住了,同时批评郑智何必意气用事。若不是及时劝阻,两人之间的一场争斗在所难免。在大家的记忆里,宿舍里出现不团结的局面,大约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的。但是,甲乙凭这种方式就可以消除爱情的不如意吗?因为一个名声不好的女生何必要弄得关系亲密的同窗形同陌路呢?

而且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。那就是在学期考试之后,甲乙有一门功课不及格。全班就他一个不及格。教这门课的是中文系的老梅。本来老梅也是个肚子里可以撑船的人,谁要是不及格只需去当面跟他讲一讲,一般而言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他要是同意给你加分,他就会问,你叫什么名字?因为老梅的确不认识你。你就说叫什么名字,然后他会继续问,你希望得多少分?你可能也不好意思说得太多,只求及格而已。老梅就把分数改过来了。他送了你一个人情,但是并不期待回报,改天在马路上相遇,他还是不认识你。这样也好,不用打招呼了。但是甲乙的情况可能要复杂一些。要不然,何以在分数上不很吝啬的老梅单单就要给甲乙判一个不及格呢?在这样的情形之

下,甲乙去求情不但有可能要不上分数,而且有可能连补考都不能过关。

因为老梅和甲乙是一种情敌之间的关系。而且这种说法基本上很确切。假如这是老梅给甲乙功课不及格的重要原因,那么凭着男人的自尊,让甲乙向一个自己的对手讲和或者谈判,也就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。何况甲乙并不欣赏老梅。老梅和他做对手,对他简直就是一种侮辱。不过,就此默认,坐以待毙又有什么好呢?

其实,这样的问题对寒子介来说,就算不上什么问题。寒子介也愿意这样做,倒不是甲乙一定要他这样。问题是明摆着的,大家也都心知肚明。如果还要等甲乙向大家发出请求,那就显得不够意气。

寒子介去跟老梅说了一下。老梅与大部分的学生很陌生,但是老梅与寒子介的交情却是异乎寻常的好。他们的关系可以达到毫不隐瞒地谈论手淫与阳痿的问题,可以对着黄色录像表达自己的感受。事实上他们经常就是这样做的。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。当然有些问题还是含蓄一点好,比方对于甲乙和姬瑶的关系,那是一块浮出水面的礁石,完全用不着提示,彼此都有必要小心翼翼地把它绕开。寒子介隐约其辞地说,其实有些事情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样;既然你已经保持了一以贯之的好名声,也就用不着在此问题上让有些人怀疑你的肚量。

老梅说,这完全是小人之心嘛。

寒子介说,既然如此,那就把分数改过来吧。

另外的事情解决了,在爱情的跑道上,甲乙还在坚持。又一次酒醉之后,甲乙发誓说,只要有一丝一毫的机会,他就绝不放弃。然而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他实在是勉为其难。这就仿佛是一本打开的传奇小说,结尾的部分尚未出现,但是阅读的人已经在中间的部分得到了提示,不用再往下读也足以想得到了。假如大家能够很快地忘却这种悲情意外的情节,甲乙又何必过分在意于他的言不由衷的姿态呢。

有一段时期,甲乙显得平静而快乐。他买了一把吉他。他把它抱在怀中,就像是一位久经漂泊的歌手。但是最初的音乐有一点混乱,他的细长的手指力不从心地在琴弦上跳动,或许连他自己都认为,这有些佶屈聱牙的味道了。他就向班里的一位吉他手虚心请教。这位吉他手住在另一个宿舍,有一头蓬乱的长发。他让甲乙弹几声给他听。他站在宿舍的地面上,一只手插在裤兜里,另一只手弹烟卷上的烟灰。他突然说,停,然后就告诉甲乙应当怎样



怎样。甲乙便按照吉他手的要求，认认真真地弹下去。最初就是这样，但是不久之后，甲乙就不需要向吉他手请教了，他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同道之间的切磋与交流，甚至甲乙会指出，对方在处理某些指法上存在的不足。总之，甲乙已经能够完整地演奏许多忧郁而浪漫的乐曲了。那六弦之间，实在是可以表达很多言语和动作难以达到的内蕴的。时光也就从甲乙的手指之间，从他雕塑一样的姿态中，轻越婉曼地消逝而去。

在甲乙低回幽远的吉他声里，一位叫娜佳的女生，有时候会到宿舍里来。娜佳是一位看起来很文静的女生。如果她与宿舍里的其他人说话，首先会看到她脸颊上泛起的红晕。因此，她到宿舍里来，更多的时候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甲乙对面的床铺上。她微低着头，但是她眼神的一角肯定是停留在甲乙的身上的，很轻微，像一片羽毛。甲乙抱着吉他，一直弹下去，偶尔他也会抬起眼，对娜佳说，喝点水吧——杯子在那里。娜佳就带了一点微小的慌张说，谢谢，不喝了。娜佳规规矩矩地坐着，就像一个听话的小学生。她小心地听着六弦琴的倾诉，可是，她能听得懂吗？假如甲乙要她做什么，她肯定不会拒绝，她在听众的位置上，乐意把自己看做是音乐的一个部分——但是，甲乙的哪一支曲子是弹给她听的呢？

娜佳是甲乙的同乡。或许娜佳一直就是如此。但是娜佳竟然能够躲过老黑的监视轻易地进入男生宿舍，这真令大家惊奇。娜佳在另外一所大学上学，距这所大学有较远的距离。但是有些时候当大家上罢自习或是看罢电影，发现娜佳依旧坐在那里听吉他的声音。她看到宿舍里的人陆续归来，仿佛这才意识到天色已晚，于是慌乱地跟大家告别。她起身之后，甲乙抬起头来说，再见。

娜佳说，再见。

甲乙并没有送一送她的意思。

有一件事情，是必须要说一说的。因为从此以后，甲乙的一部分生活就开始变化了，或者说，开始混乱起来。娜佳是一个好姑娘，然而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这件事情似乎与老旦有些关系。或者说，事情的发展，应该从老旦说起。老旦是大家公认的好人。他本本分分地活着，基本上不做有违学校规章制度的事。他认为它们是有道理的，要不然，许多人费那么大的力气制定它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意义。他在很多情形之下，不大相信有些人的言论是可靠真

实的，他对生活中的光怪陆离和它的复杂性表示怀疑。比方他不相信甲乙真的研究过《金瓶梅》；再比如说他认为姬瑶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坏。这就像他简单的思想。但是在事实上，真正深入一个人的内心是很困难的，即使凭寒子介与老旦的交情，再加上诗人的洞察力，也还是不可说，对老旦的了解达到一种比较深的程度。

老旦完全可以有自己隐秘的生活。在以后的章节里，一部分是要提到老旦的。而这一次老旦的行为，只是属于甲乙生活中的一种点缀，仿佛是一出戏里的配角。即便如此，老旦的演出仍旧是戏剧里的一个部分。

说一说这件事。

忽然有那么几天，老旦看起来神思恍惚。在寒子介的眼里就是如此。他有意识地回避大家关于爱情的讨论。从前是由于他不懂得它，这个时候则仿佛是出于一种厌倦。当有人提及姬瑶的时候，老旦的张皇失措显而易见。有一次，他竟然弄翻了一个喝水的罐头杯子。玻璃落在水泥地面上，发出清脆的破碎声；大家的话题被这件意外的事情打断了。有人于是开玩笑说，老旦你怎么了？难道你也垂涎姬瑶的美色吗？话一出口，满座顿时哗然。

只要老旦把它当做一个玩笑——而且它本来就是如此—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但是老旦是个诚实的人，他认为说话的人说出这样的话，以及大家的哄堂大笑，其间一定包含了一种暗示，就如同他弄碎杯子就意味着自己的心虚一样。老旦顿时面色通红，张皇之际，语无伦次，完全像一个做错事的乡村小学生见到老师。大家就笑得更厉害了。当然，没有人会把这样的玩笑当一回事，这很正常。然而老旦慌张之后，借故打扫卫生，直到大家就寝时分，才回到自己的床铺上来。

寒子介悄悄地问老旦说你怎么了？

老旦不肯说。即使对寒子介这样的知心朋友，他认为还是不说的好。而假如没有接下来的那件事情，老旦或许会把它永久地收藏在自己的记忆中。若干时日过去，它还会成为他浪漫时代的注脚。但是那件事情发生了。

这件事是这样的。

有一天晚上，姬瑶到宿舍里来，她的到来十分突然，没有谁料到她会来。那天也不是周末。一部分人已经去了图书馆或者教室，剩下三个人还在宿舍里。郑智正在擦他的一双新买的皮鞋；老旦在喝最后一杯热水；甲乙是不准备出去的，他对着一本曲谱学一首新曲子。这时候姬瑶推开宿舍的门，走了



进来。她站在门口的灯光里，仿佛一朵冷艳的花朵。那花朵踏着夜晚而来，即使它不准备为任何一个男人开放，那又能如何？

甲乙的惊讶是显而易见的。之后他认为突然而至的姬瑶一定是为他而来的。有一个瞬间，他甚至被自己感动了。一定是姬瑶听到了他六弦的倾诉，那歌声里所包蕴的，是她自己的时日里不曾遇到的，所以，她就这样出乎意料地到来了。

另外的两个人，也以为她就是来找他的。何况，他们本来就是要准备外出的。但是姬瑶要他们留下来。她说，既然大家在晚上相逢，又何妨一起小聚片刻，说些有趣的话题呢。他们在姬瑶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淡淡的、然而不可抗拒的兴致与热情。于是，他们留了下来。当然，这没有什么，那只不过是女性的客气而已，有哪一位会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意图呢？

甲乙去为姬瑶准备饮料，虽然姬瑶一再拒绝。到甲乙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姬瑶正在与郑智说一些她们系里的事。原来郑智对外语系的情况竟然比姬瑶知道得更多。他甚至知道外语系主任的门牌号，还能说得上他喜欢哪一种牌子的香烟。有一些关于外语系的老师们的传闻与笑话，让姬瑶大笑不已。老旦正在看一本古典小说。当姬瑶问他故事里讲了些什么的时候，老旦的面孔绯红，就好像小说里的佳人就是姬瑶，而自己就是那个负心的郎君。他说，没什么意思呀。于是，姬瑶再次大笑起来了。在夜晚的灯光下面，姬瑶仿佛是一幅色彩绚烂的油画里飘飘起舞的晚娘，而老旦就是她身后背景里的一只透明的、憨态可掬的花瓶。

甲乙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到他们的讨论中来。他还有意识地讲一些幽默的笑话，尽量使自己的语句变得流畅、生动和富于张力。但是，更多的话题却被郑智占领了：而且他似乎存心如此。此外，姬瑶在老旦的身体与表情里找到更多的让她忍俊不禁的部分。最初，甲乙是可以忍受的，他准备了谦和的笑容，摆出娴雅的姿态，只要姬瑶有这样的兴味，他情愿锦上添花。然而，这样的情景持续下去，留给他与她的时间越来越少。他终于认为郑智是在用这种方式报复自己，而老旦的姿态则有些像一个颇有城府的演员。

但是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

甲乙开始沉默。之后，他取过吉他，弹奏自己认为最好的一支曲子。他的用意是那样明显，他希望自己的琴声能够吸引姬瑶的目光，收到一点赞美，哪怕是一个词语，也令他心满意足了。甲乙把自己的心绪倾注在六弦的声音

里,的确,他演奏的比任何一次都要投入,也更动人。

然而姬瑶并没有像甲乙期望的那样。她的一张脸庞,神采奕奕,顾盼流飞,正在听郑智的一个什么样的笑话,或者在留意老旦读书时的一个小小的、微妙的动作。

姬瑶忽然问老旦说,你有过和你亲近的女生或者女人吗?

老旦脸色通红,说,没有。

姬瑶说,你就从来没有遇到过让你动心的?

我长得这么丑,老旦说,有谁会呢?

姬瑶的眼神变得奇怪起来。她看着眼前这个害羞的,此刻又因为些许自惭形秽而变得局促不安的男生,有一股明亮而柔和的光泽在她的眼睛里滑了过去。那是瞬间的事。之后姬瑶走到老旦的跟前,她伸出双手,捧住老旦的脸庞,轻轻地靠近,轻轻地给了他一个吻。

吉他声还持续了一些时间,但是它的节奏混乱起来。吉他里的爱情也变得模糊不清。没有人会说得清姬瑶为什么会这样做,然而他们肯定看到了这样的场景。之后,当甲乙离开宿舍,大家归来的时分,郑智把他的见闻告诉给每一个人。他说,他亲眼看见的。他的语气中包含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快感。

毫无疑问,这是一件很突然的事,它似乎缺乏任何铺垫,就仿佛一场演过很多次的戏剧,结尾的部分再熟悉不过,观众也正在带了一点慵懒等待它的到来,然而却出现了与往昔毫不相同的结局。而正当大家相互惊讶的时候,演出结束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

假定姬瑶并非为甲乙而来,难道她就是为了给老旦这个吻?而且她还会当众这样做?

这个夜晚的暧昧与含混不清就像甲乙酒醉之后的言辞。它飘荡在宿舍的上空,很多人被吵醒了。甲乙在地面上走来走去,一支接一支地吸烟,语言中充满了挑衅的意味,仿佛深夜的一个部分。他说,我跟你是不是兄弟?你为什么要这样做?

但是,老旦又做了什么呢?

再后来,甲乙把酒瓶,还有桌子上的杯子摔到地上。夜半时分的破碎声,荒谬而古怪。老旦始终蒙头而睡,他是不可能说得清这些的。甲乙就像一位失去对手的战士,感觉到一股独孤求败的寂寞;老旦则是一个仓皇逃离的散兵游勇,连辩解的勇气都丧失殆尽。甲乙说,我已经和她睡过了,你知道不知道?